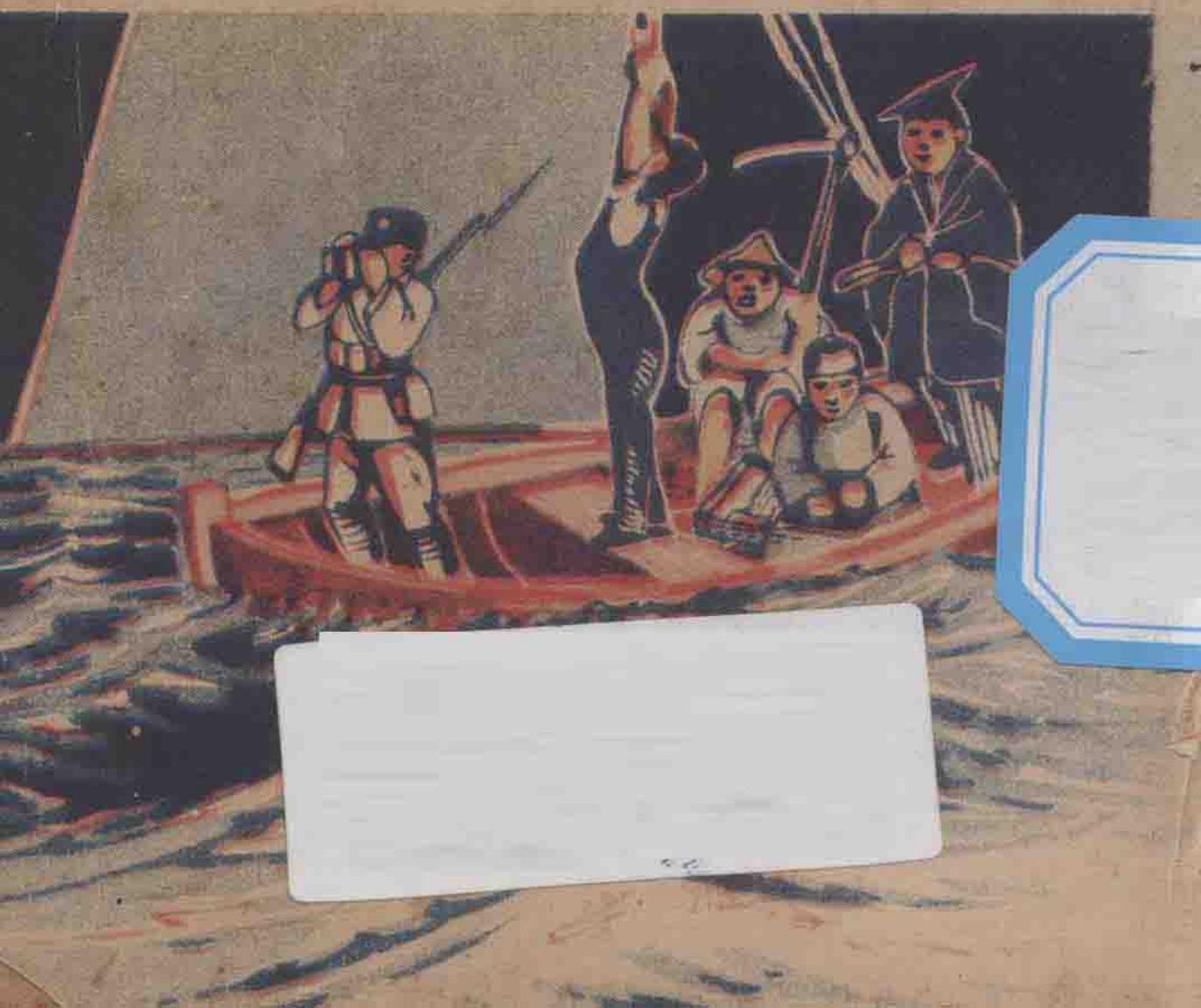


書叢衆民代時新

孫中山先生的說學生的研究

朱經農著



孫中山先生學說的研究

朱經農

世人因為中山先生「致力於國民革命」垂四十年，所以稱他為革命領袖。其實革命不過是先生所採用的一種手段；至於先生終身所努力的，其目的全在建設。先生二十多年前在日本東京組織同盟會的時候，就提出「三民主義」作為進行的方針。「三民主義」的目的不在破壞，而在建設。照先生自己說，民族主義的目的，在促進中國國際地位的平等；民權主義的目的，在促進政治地位的平等；民生主義的目的，在促進經濟地位的平等。這都是建設的事實，革命不過其中所用的一種手段罷了。

一 民族主義的意義

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很多相同的地方。但是中山先生不願稱他的主張爲

國家主義。他指出「民族」和「國家」的不同之點。他說：『由王道造成團體便是民族；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。』所謂「王道」是合乎自然的；所謂「霸道」是武力強制的。譬如英國是一個國家，其中卻包含無數民族，並不是自願互相結合，卻由武力強制成功。現在英國的領土擴張到全世界，所以英國有句俗話說：『英國無日落』。但是英國這樣大的領土，幾乎沒有一處不是用霸道造成的。造成國家，都是用霸道。造成民族完全由於自然，絲毫不加勉強。所以中山先生提倡民族主義而不提倡國家主義。中山先生是主張「民族自決」的。他說：『威爾遜主張打倒德國的強權，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後都有自主的機會……所以弄到無論歐洲亞洲一切被壓的民族都聯合起來，去幫助他們打同盟國……到了戰後，英國法國，和意大利覺得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解放和帝國主義利益衝

突太大，所以到議和的時候，便用種種方法驅去威爾遜的主張，弄得和議結局……弱小的民族不但不能自決……並且以後所受壓迫比從前更要利害……幾十個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覺悟，知道列強當日所主張的民族自決，完全是騙他們的。所以他們便不約而同，自己去實行民族自決。」他又說：「俄國人民發生了一種新覺悟……現在要解除痛苦故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，主張民族自決……俄國的主張和威爾遜的主張是不約而同的，都是主張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能够自決，都能够自由……世界上各弱小民族，都很贊成，共同來求自決。」我想中山先生對俄國表示好感，也只在「民族自決」這一點。

先生大聲警告我們，他說：「我們受屈的民族，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，纔配來講世界主義……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，先要民族主義鞏固纔行……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……如果丟棄民族主義，去

講世界主義……那便是根本推翻。」我們看過中山先生實業計畫的人，知道他並不是反對與各國合作。不過要與外國合作，先要保持本國主權。如果拋棄自己的主權去和人家合作，那是做奴隸，受指揮，有什麼真合作可言。這是萬不能贊成的。主張民治主義的人，一方面贊成公開的外交，以減少國際的衝突；一方面仍主張民族自決，並不打破國家。也就是這個意思。

中山先生警告我們不要太樂觀了。有人『以爲中國民族從前不知經過了多少災害，至今沒有滅亡；以後無論再經若何災害，決不至於滅亡。這種論調……是不對的。』此後中國民族，如果單受天然力的淘汰，還可以支持一百年；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，就很難渡過十年。故在這十年之內，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。……如果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，我們沒有方法去解脫，我們的民族就被列強……所消滅；縱使不至全數滅亡，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地去淘汰。』

「專就軍事上的壓迫說，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強國都可以亡中國……中國到今天還能存在的理由，不是中國自身有力量可以抵抗，是由於列強……彼此不肯相讓……成了平衡的狀態。」像這樣專靠別人，不靠自己……是終不得了的。」

「用政治力亡人國家，本有兩種手段，一是兵力，一是外交……各國處心積慮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法來亡中國。他們以後的方法，不必要動陸軍，開兵船，祇要用一張紙和一枝筆彼此妥協，便可以亡中國。」從前波蘭的瓜分，就是好榜樣。

先生用民族主義來救國的方法可分兩層：一是積極的，就是振起民族精神，求民權民生的解決，以與外國奮鬥。一是消極的，倘使列強不以平等待我，便不與他們合作，使帝國主義，減少作用。

振起民族精神，首在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。固有道德，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，首是忠孝，次是仁愛，其次是信義，其次是和平。中山先生覺得這些舊道德就是

民族的精神，不但不應放棄，並且應該極力求其發揚光大纔對。他以為忠字是不可廢的。所謂「忠」並不專作忠君解釋。我們應當忠於事，忠於國，忠於民。皇帝只管廢掉，忠字取消不得。』講到孝字，中國尤為特長。……孝經所講孝字幾於無所不包。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，講到孝字，還沒有中國講的這麼完全，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。』先生下一句斷語，就是『國民在民國之內，要能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，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。』『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……古時有所謂愛民如子，有所謂仁民愛物，無論對於什麼事，都是用愛字去包括。……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，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。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，我們要學外國，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。』『講到信義……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。……中國人交易，沒有什麼契約，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，便有很大的信用。』『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，就是愛和平……各國人公同去講和平，是因為怕戰事出

於勉強而然的。……中國人幾千年來酷愛和平，都是出於天性。講到個人便重謙讓，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』『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。……要發揚光大，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纔可以恢復。』

中山先生不但主張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，對於中國固有的知識和能力，也特別注意提倡。他指出西藏川邊的弔橋作證據，說中國人不是沒有能力的。不過他覺得恢復我國一切國粹之後，還要去學歐美所長。他說：『我們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，我們仍要退後。……外國的長處是科學。用了兩三百年的工夫，去研究發明，到了近五十年來，纔算是十分進步。因為這種科學進步，所以人力可以巧奪天工。』他這種見解較之淺薄的「科學破產論」自有不同。

總括起來，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族主義：（一）促進中國國際地位的平等；（二）提倡世界上各弱小民族應有自決的機會；（三）發揚固有的道德，知

識，和能力，以保持民族獨立的精神（四）採擇外國所長，以補我人之不足，俾可以成爲日有進步的民族。

二 民權主義的意義

中山先生自己所下「民權」的定義，就是「以人民管理政事，便叫做民權」。他說，民國的意思，就是美故總統林肯所說『民之所有，民之所治，民之所享』。所謂「民權」就是瑞士國人民所行使的「選舉官吏權」、「罷免官吏權」、「創制法案權」和「複決法案權」。

『民權這個名詞，外國學者每每把他和自由……並稱……歐美兩三百年來，人民所奮鬥的……就是爲自由……民權便由此發達。』『從前歐洲人民受不自由的痛苦，忍無可忍，於是萬衆一心，去爭自由。達到了自由目的之後，民權便

隨之發生。『假若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，人民向來沒有受過這種痛苦，當然不會理會。』中國人本有很充分的自由，同中國人談怎樣去爭自由，『好像對於廣西深山的猺人說發財一樣。』『中國學生得到自由思想，沒有別的地方用，便拿到學校內去用，於是發生學潮，美其名曰爭自由。歐美人講自由是有嚴格界限的。

……中國新學生講自由把甚麼界限都打破了。』孫先生的意思，覺得現在所應爭的是恢復我們國家的自由，不是那種沒有界限的個人自由。因為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擴充到極大，全國人民將變成一片散沙，無民族團結的精神，實是我們所應澈底糾正的。

孫先生說：『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地位上都是平等的。』『革命的始意，本在打破人爲的不平等。』並不是要壓倒天才，把人類的智識降低到一條水平線上。他明白告訴我們，『因爲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，所以造就的結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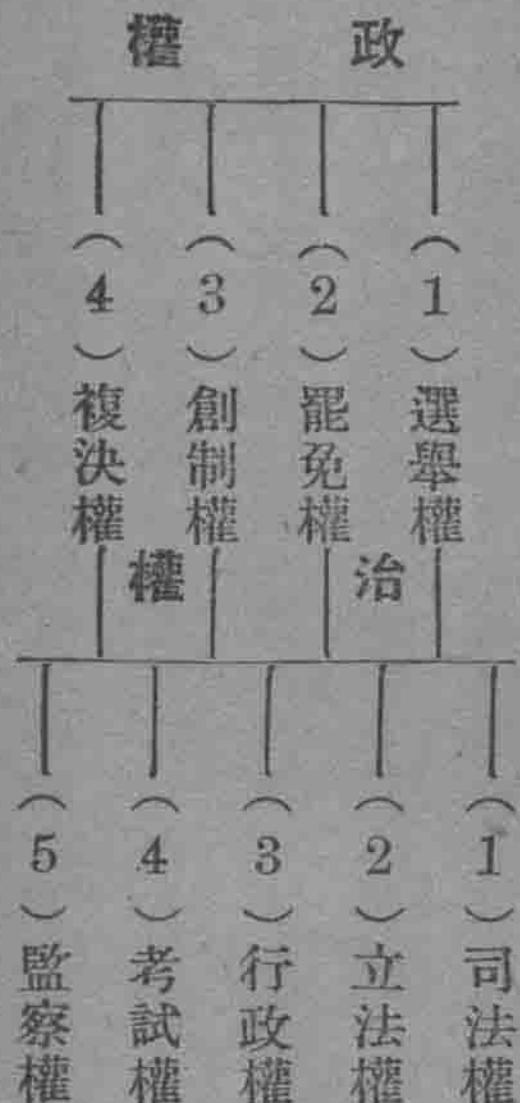
果當然不同……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……把他們壓下去，一律平等，世界便沒有進步，人民便要退化……我們講民權平等，又要世界有進步，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。」美國法國革命，至今有一百多年，把平等爭得了……生出許多流弊。」「他們把平等兩字認得太呆了。」「我們從新革命，便不可再蹈他們的覆轍。」「人造的平等，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。」他說：要「平人事之不平，」則人人當以服務爲目的，而不以奪取爲目的。聰明才力愈大者，當盡其能力，而服千萬人之務，造千萬人之福。聰明才力略小者，當盡其能力，以服十百人之務，造十百人之福。……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，亦當盡一己之能力，以服一人之務，造一人之福。照這樣做去，雖人類天生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，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，必可以使之成爲平等了。這就是平等的精義。」

先生警告我們，法國的覆轍不可復蹈，他說：「法國革命時候；人民拿到了充

分的民權，便不要領袖，把許多有知識，有本事的領袖都殺死了，只剩下一班暴徒。那班暴徒對於事物的觀察既不明瞭，又很容易被人利用。全國人民沒有好耳目，所以發生一件事，人民都不知道誰是誰非。只要有人鼓動，便一致去盲從附和。像這樣現象，是很危險的。我們聽了孫先生的話，回想國內政界，學界，一班梟雄利用羣衆盲從的心理，作種種擾亂秩序，侮辱對方人格的事，不禁起「履霜堅冰至」的感想。

先生在政治學上有一點新貢獻。他提醒大家要把權與能分別清楚。他把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做譬喻。他說：「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。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。阿斗雖然沒有能，但是把甚麼政事都付託諸葛亮去做。諸葛亮很有能，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。」「現在民權政治，是要靠人民作主的，所以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……這四萬萬人都像阿斗。」應該把政權託給有能力的諸葛

亮。現在各國自實行民權以後，政府的能力很退化，因為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，人民管他不住。人民用這種態度對待政府，政府動輒掣肘。政治就很難實行了。先生說：『如果權與能不能分開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總是不能改變』他把汽車作比喻。人民就是汽車的主人，政府就是汽車夫。汽車夫是有能無權的，主人是有權無能的。『這個有權無能的主人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代他駕駛。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。』照着這樣的區別，先生把政權和治權分開，作成下列的略圖。



政權歸人民執掌，治權歸政府執掌。這四種政權，瑞士已有先例，研究政治學的學生大概都懂得，不用詳細說明。所要說明的，恐怕就是治權分爲五權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「五權憲法」。五權之中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種，人人都能懂得，毋庸贅述。其餘兩種或者有人懷疑。其實考試權獨立，本是中國舊有的制度，科舉流弊，不在考試制度，而在所考內容。舊時以八股取士，考非所用，用非所考，所以發生流弊。假使所考爲切於實用的知識和技能，拔取真才，各依所長，加以任使，實在並無壞處。現在英美所行文官考試，即取法於中國舊制，其成績極好。中國政界，如欲杜絕倖進，爲事擇人，使真才各得其所，則考試權似須獨立。至於監察權，就是從前的御史制度。把彈劾權交給一個獨立的機關，行使職權，不受牽制，很有好處。如果照這樣五權分立，行政和立法兩機關的權力，確要減縮許多。

總括一句，民權主義，求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。政權歸民，治權歸政府。要

實行五權憲法，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中國。

三 民生主義的意義

中山先生說，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用慣的一個名詞，把他用於社會經濟學上，便覺意義無窮。簡單說：「民生」便是『社會的生存，國民的生計，羣衆的生命。』民生主義頗似社會主義之一種，但是中山先生不願採用社會主義這個名詞，實有種種理由：（一）因為社會主義四字原意本極含混，容易引起誤會，外國有句俗語說：『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，究竟不知那一種算是正確的。』定名既屬含混，所以社會黨的內部生出許多紛爭，發生種種派別。內部的紛爭比外來的攻擊還要利害，所以社會問題，至今不能解決。其實『社會主義的範圍，是研究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問題，就是研究人民生計問題；所以用民生主義來替代社會

主義，始意就是正本清源，要把這個問題的真性質表明星清楚。（二）中山先生對於提倡社會主義的先哲馬克思雖然極表敬仰，但是對於他的學說，卻有極痛切的批評。他引用一個美國學者名叫威廉氏的說話，指出『馬克思以物質爲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。社會問題纔是歷史的重心，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爲重心。這纔合理。』中山先生以爲這位美國學者的新發明與民生主義「若合符節」，就是說：『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，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，歸結到歷史重心是民生，不是物質。』這樣一說，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根本上就有些不同了。（三）中山生先力駁馬克思的經濟學說，他說：『馬克思以爲資本家的盈餘價值，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。把一切生產的功勞，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，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份子的勞動。』中山先生把紗廠中賺錢來作一個譬喻。他說：『一個紗廠如果要賺錢，一定要有好的出產品。出產靠原料，那就不能不把一部

分的功勞歸給辛勤種棉的農夫。製紗須利用機器。機器的好壞與出品的優劣極有關係。所以紗廠的成功，也不能不把一部份的功勞歸給機器師。紗的銷行，不能不靠運輸和市面，所以也有一部份的功勞，應該歸給運輸者和推銷者。而推銷順手與否，又要靠顧主的需求。這樣一分析就知道一個紗廠能否賺錢，不是全靠工人。所以紗廠中間的盈餘也不能完全歸功於廠中的工人，其事甚明。這也是提倡民生主義的人和提倡社會主義的人所見不能全同的地方。（四）中山先生又把美國福特汽車廠中的情形來證明馬克思學說的錯誤。他說：『馬克思所說的，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工作的時間，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工作的時間。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要減少工人的工錢，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錢。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抬高出品的價格，福特公司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。像這樣相反的道理，從前馬克思都不明白，所以他的主張便大錯特錯。』